

墨子校注

二

吳毓江校注

墨子校注

卷之二
卷之三

獨立出版社印行

墨子校注卷之二

吳毓江校注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

卷子本治要引作子墨曰子言此篇者筆誤錯曰字於子言之上校點者不察遂於墨曰之側注二字銅活字本治要承之作子墨子曰子言天明本治要見其重複遂將子言三字移行刪

去文則順矣其如古本真面目愈加晦竊何

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

秋山云古當作今王云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羣書治要作今者

案古者正德本作昔者義同古者義自可通蓋欲治惡亂者其希望失治得亂者其事實固無聞古今也本篇古者與非政上中篇非命上篇之古者文例相類四篇無一作今者可見古字之非偶然筆誤矣王氏謂當依羣書治要作今者案卷子本治要銅活字本治要並作古者至天明本治要始改作今者蓋從實

皆欲國家之富人

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

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

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

孫云事使義同漢書高帝紀如淳注云事謂役使也

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

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正德本賢良上有國字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

賢而已曰正德本及治要並無曰字然則衆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

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后正德本潛本亦本

縣眇圖本堂領臨本陳本四將可得而衆也王引之云此將字猶乃也與上將字異況又有賢良之士正德本無又字厚

乎德行德卷子本治要作意下二德字並同辯乎言談辯正德本國本作辨治要引亦作辨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

而社稷之佐也平云佐當爲左鈕樹玉云佐字見漢刻石門頌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

亦將可得而衆也後畢本作后舊本及治並作後今從舊本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孫云舊本挽也字今據治要補言曰

正德本無曰字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治要不富不貴不親不近並在不義上是以國之富

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蘇云辟讀如避下同孫云辟治

要作避下並同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

義不辟親疏

王云親字涉上文而行。不肖者抑而廢之韓子說疑篇曰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疏是在焉從而舉之

之陶與此相同可見舉義者不避疏亦不避親也治要引亦作不避親疏

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

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遠近

辟茅本賈曆本作避字通遠近者本作一近字正德本及治要並作遠近今從之尸子明堂篇曰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

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

卷子本治要無作无

上舉義不辟遠

正德本舉義作所舉

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

國語齊語章注云鄙郊以外也

孫云書文侯之命孔疏引鄭注云鄙邊邑也周禮職師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又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郊

闕庭庶子

孫云說文云庭宮中也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衆

注云庶子宿衛之官鄭康成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

案闕諸本作門正德本作闕即闕之俗字今從之說文曰闕門觀也呂氏春秋仲冬紀曰塗闕庭門闕注云闕門闕也於周禮為象魏禮記月

令作闕廷詩子矜疏云闕是人君宮門闕庭庶子者即王宮中宿衛之官也

國中之衆

孫云周禮鄉大夫鄭注云國中城郭中也

四鄙之萌人

四鄙四方之邊鄙也畢云萌民

字之得晉孫云漢書劉向傳顏注云萌與毗同無知之貌管子山國軌篇尹注云萌田民也一切經音義云萌古文氓同說文民部云氓民也讀若盲又毗田民也

聞之皆競為義是其

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

畢

竊習作異一本如此。案竊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孫云為作宮牆既立謹止鑿一門謹與僅通。案孫校

上為止近是餘並非謹即記月令謹房室必重閉之謹謂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而正德本

牆立既已謹慎周密止為鑿一門使出入者必由是門也作面畢云

自入言所從入之門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

尚賢孫云國語周語章注云列位次也雖在農與工肆之人孫云論語子張篇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

重予之祿治要兩字並作與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孫云禮記樂記鄭注云斷決也謂其令必行曰爵位不高則民弗

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

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論語季氏篇曰陳力就列以官服事荀子解蔽篇楊注云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以勞

殿賞孫云殿者定也殿與定一聲之轉文選九賦注曰殿與定古字通殿之與定猶澌之與定也量功而分

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孫云終治要作恆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以上三無字卷子本治要並作无

舉公義辟私怨辟治要作避孫云小爾雅廣言辟除也辟私怨謂情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問故此若

除去之也又此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曰辟讀為弭此辟字或從鄭說亦通

言之謂也

王云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本書屢見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

宋本蜀本御覽八十一引與此同

或加蒲澤今蒲州府係云文選曲水詩序李注引帝王世紀云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疑即本此書

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

畢云未詳其地

案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傳曰禹讓位

授之政九州成

蘇云成與

湯舉伊尹於庖

廚之中

畢云傳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天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

泰顛於置罔之中

畢云事未詳或以詩免置有公侯腹心之語而爲說恐此詩即賦閔天泰顛事占者書傳未澤習必有據孫云書君爽僞孔傳云閔泰氏天顛名詩周南兔置敍云兔置后妃

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授之政西土服

賢人衆多也毛傳云冤宜冤罔也

授之政西土服

蘇云與

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

之臣莫不敬懼而施

畢云下疑稅一字俞云施當讀爲惕尚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也王樹枏云施善也見詩彼何人斯釋文

雖在農

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尙意

尙意猶言高尙其意志

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

孫云大戴記會子

立事篇云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盧辯注云承嗣謂父子也孔廣森云承承也左傳曰請承嗣讀爲司承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調餘也可以子視之案孔說是也此云輔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輔佐義皆

孔說大戴禮記保傳篇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書益謏欽四鄰孔疏引鄧康成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文王世子孔疏引尙書大傳承作丞此承義並與彼同

故得

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

舊本作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焉
本彰作章王云羣書治要引作名立而

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是也今據補正

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

上不字正不
德本悅

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尙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

王引之云尙與偁同孫云尙疑與上同下篇云上欲中聖王之道案依孫說疑此下

當說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句或非中字而爲與祖述對文之他二字尙賢下篇尙同下篇非攻下篇節葬下篇天志下篇皆上欲中聖王之道與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對舉此篇文例或當相類

將不可不

以尙賢

不以畢本作以不舊本並作不以今從舊本四庫本翻改作以不可知其底本仍作不以也

夫尙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無失

正德六保作葆

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

畢云故一本作胡蘇云胡是也下同王云故與月下文曰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又曰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管子修靡篇公將有行政不送公亦以

故爲胡

○案故實屬本堂策臨本四庫本作胡史記留侯世家北有胡宛之利新序書謀下篇作北有故宛之利

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

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

愚下且字畢本稅舊本並有今據補

爲政乎貴且智者則

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

曾向王使古人復語

不黨

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

不肖者抑而

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

衆而不肖者寡

俞云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

此謂進賢

畢云謂一本作爲孫云進賢依上文當作尚賢

然後聖人聽其

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

上文作便能義同

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

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

下文治國下有者字當爲此處

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也

畢云國下一本有家字

案國下道藏本正德本陸本唐沈本茅本李本堂本四庫本有者字潛本寶曆本縣

本有家字

蚤朝晏退

畢云蚤字同早

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

使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

治邑也蚤出莫入

正德本莫作幕俗

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

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

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

飢諸本作饑道藏本正德本陸本潛本賈曆本並作飢今從之茅本李本作肌爲飢

將養其萬民

俞云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恆言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王樹枏云將亦養也天志篇持養亦當作將養。案持養將養義均可通宜各從本文

外有以

懷天下之賢人

王云外有以三字涉上文外有以爲皮幣而衍下文曰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

案戰國策齊策曰內牧百姓循撫其心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

天下之賢人原在外故曰外及其歸於某國始屬於內故言外者就賢之所自實也

是故上者天鬼富之

富讀爲福耕柱篇見不見而富王引之云富讀爲福

外者諸

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

則彊

正德本彊作野

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

唯下文作雖字

通正德本無之字云爾雅云正長也

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

王云曰者

有之壞字也若去此法也言既有此法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若與此同義猶若即猶然云曰是以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淵篇。案曰字不誤戰國策趙策曰曰諒殺者辯士也注云曰猶有

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

且諸本作矣四庫本刪改作也與畢本合

蓄祿不厚

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

以上兩字正德本

並作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賢臣賜哉

晉諸本作其正德本其賢今從之上篇曰非爲賢賜也

欲其事之成

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爵

予重諸本作予體當以意改爲序晉畢本從之王云體爲爵之譌予則非譌字也上文言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下文言今王公大人之

用賢高予之爵而祿不從此引詩誨女予重正與上下文予字同義不得改予爲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職近不以濯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女序作予雖作孰近作鮮以作用是墨子所見詩固有異文也孫云王說是也王應麟詩考引亦作序晉意蓋兼據彼文然王政多以意改未必宋本予果作序也毛詩大雅桑柔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云恤亦憂也近猶去也我語女以愛天下之愛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

當如手持熟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孫云詩考引孰作誰蓋亦王氏所改則此語

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

王云善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善上不當有執字涉上下文熱而衍孫云執猶

觀密也曲禮云執友稱其仁也鄭注云執友志同道合者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故嫡母執乎黃帝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云街嫁不售流奔莫執並與親義相近此執善亦言親善也。案唐本執作執疑當為執即古勢字法言問

神篇云蓋勢諸名卿可幾也李注云勢親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正德本猶作有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

賢人而使之

唯毋舊本並同畢本作惟毋畢云毋讀如貫習之貫王云畢改非也毋語詞耳無意義惟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本書屢見管子立政九敗解篇亦有之其字或作毋或

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漢書貨殖傳孟康注曰無發聲助也般竈以貴之畢云般讀如頤賜之頤裂地以封之正德本裂作列終身不厭賢

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正德本肢作交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

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

畢云寧當為寧憂感在臣正

本感作或以上四句魯問篇作是以美善在上而怨謗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

人以尚賢使能為政

孫云效人謂效古人之為政也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

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

正德本

假藉而用我也

平云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字有假借字从人俗亂之孫云漢書薛宣朱博傳贊假借

田權宋所校云借蓋謂本作藉字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云使其臣如藉

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

政者

畢云食舊作食一本如此。案濟本寶齊本縣以關本陳本並作食

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

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

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

當賢

正德本譽下有者字

而所毀不當暴

毀諸本作初齊本作毀今從之毀與譽對文

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

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

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

王引之云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

同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莊子漁父篇曰事親則慈孝孫云國語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

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

無度

孫云節度同非命上篇云坐處不度出入無節

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

畔叛字通君有難

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資曆本無使字秋山云本斷上有使字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

舉事不成人守不固出誅不彊正德六張作強故雖昔者二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

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指正德本作亡王云措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諸侯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損讀爲損故非命篇作失振說文

云有所失也王闕耕云措讀爲已此故也已此故也正德本已此故也作此亦其法已此耳故也九字上文曰故唯昔三

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與正德本文例相同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孫云周禮大司徒今注云物猶事也

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

當若之二物者賈誼本之作此王公大人皆知以尙賢使能爲政也皆諸本作未李逮至其本作皆今從之

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戰國策齊策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蠖也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

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蠶尺蠖也文意與此略同蘇云使能一當脫尙賢二字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姣好則使之

姣好正德本作姣姣下同學云姣姣字假音說文云姣姣好也玉篇云姣音校妖媚也余云無故富貴錢不可通無乃姣字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下篇同孫云故當爲以卽功之借字案余每刪改非是故古人常語記曲

禮曰君無故玉不去身士無故不徹夢瑟又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庶人無故不食珍戰國策趙東曰聖人是禍無故之利又魏策曰無故索地故弗予又燕策曰燕無故而得十城韓子說林篇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怒又內諸說

篇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淮南子人謂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

訓曰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其例甚多王云智且慧與前實且智愚且賤文同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

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孫云據下文其心不察

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之官者使處

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云王

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爲處若官者若官此官也下文夫不能治千人之官者使處乎萬人之

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以治之日不什脩脩謂本陳本作修

云脩長也什脩謂十倍其長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

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尙賢使能

為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若吾言之謂也若吾諸本作夫若實隨本作若吾今從之二者皆墨子之言古人交

不避複故若吾言凡兩見以下賢為政而亂者正德本下作不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

實將欲治其國家正德實作誠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正德本胡作故又無為政二字

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言距年

之言也距道藏本唐本茅本縣本堂本四庫本作距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蘇云伊訓云敷求哲人裨輔于爾後嗣與此略同孫云伊訓偽孔傳云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下篇云師夫聖武知人以裨輔爾身文義較詳備此約述之神輔不當有聖君君靈亦武之謬國語晉語云裨輔先君

章注云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桐塗與桀戰于鳴條之野遂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

以治天下孫云湯語偽孔傳云事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孔疏云戮力猶勉力也案說文力部云勑并力也

戮勑之借字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之疑王之誤字孫故古者聖王唯能

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正德本無異字天下皆得其列列畢本作利舊本並作列今從舊本列位列也上篇曰以獨就

列荀子儒效篇曰齔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不能皆得其官此言皆得其列猶彼言皆得其位也

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焉汭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沛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

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孫云水經濟水注云陶丘墨子

以爲釜丘也今檢勛全書無釜丘

縣應劭曰有獲澤在西北穆天子傳天子四日休於獲澤郭璞曰今平陽獲澤縣是也獲音獲水經沁水注曰獲澤水出獲澤城西北湖渠東逕獲澤墨子曰舜漁獲澤又東逕獲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

舜澤二字注曰墨子曰舜漁於獲澤在獲澤縣西今本初學記作雷澤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佐紀引墨子並作獲澤是墨子自作獲澤與他書作雷

澤者不同獲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黑曉山山下篇漁於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澤詳舉以爲亦後人所改孫云史記五帝本紀作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

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

同色鑠切有莘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伊氏以伊尹倖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伊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婦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伊氏有伊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婚

有伊氏喜以伊尹爲駿送女高誘曰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

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康成書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

親爲庖人

鄭注云庖之言苞也